

二十一岁 以及我的余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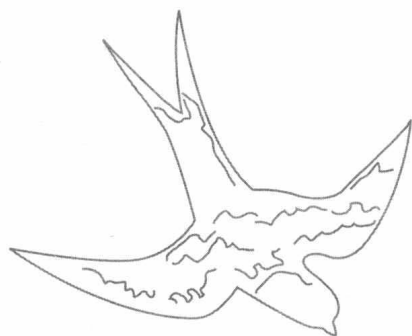
陈子衿——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豆瓣阅读



陈子衿——著

二十一岁 以及我的余生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ERSHIYI SUI YIJI WO DE YUSHE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一岁以及我的余生 / 陈子衿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598-1290-2

I. ①二… II. ①陈… III. ①陈子衿—自传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3954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三路 18 号 邮政编码: 100176)

开本: 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9.25 字数: 180 千字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弋舟

是谁在替
我们数算着日子

序

2017年1月23日，离过年只剩下四天时间，青年陈子衿和自己的母亲去医院做春节前的最后一次复查。他在这部十余万字的抗癌日记中，鲜见地记录下一个确凿的日子——23日。

不到一年前，青年陈子衿被确诊为淋巴癌四期，这个在豆瓣阅读平台自我定义为“九零后，生于湖北，高龄隐形正太，资深圣母。靠脸吃饭未遂，只好深度挖掘不存在的才华”的年轻人，时间轴至此位移，在另外的时空里旋转。

消毒水、无菌舱、手术、化疗、恶心、呕吐，深夜闪烁的手机和电脑，陌生到近乎虚构的读者……

2017年1月23日，七个月后，这个日子被青年陈子衿如是补录：

抽完血，我便坐在电梯间的椅子上等结果，我妈去加热饭菜了，做完移植出舱后，我依旧按照当时下发的食谱严格控制饮食，上面写着“一年内不要在外面的餐厅吃饭”，于是每次来医院，我妈便起个大早做好中午的饭菜，拿到医院的微波炉里加热，至于她自己，总是下楼买两个馒头对付过去。

这段文字折射着这部抗癌日记的基本文风。流畅、平静，显而易见的朴素，并且，“及物”。

流畅似乎应该是行文的基本要求，但遗憾的是，这基本的要求如今都会显得稀缺。青年陈子衿的文字能力好过我所见识到的许多“作家”，但我不想使用别的说辞来形容他的文笔，因为除了“流畅”之外，此处使用任何其他的辞藻，都会令我觉得是走到了“好”的反面。

这便事关了“平静”。平静何其难，尤其在我们被铿锵、声嘶力竭、“鸡汤美文”以及痞子语言淹没的当下；尤其，在一个文学青年记录着自己的抗癌经历之时——可以想见，他能克制住自己汹涌的“文学性”的抒情企图，几乎算得上是一桩奇迹。

青年陈子衿创造了这个奇迹。

尽管他还是忍不住透露了自己的“秘密”——“我生病之后，有一件事我始终放不下，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因为羞于启齿，可我清楚它对于自己人生的分量。那件事便是写小说。”

我得感谢“这件事”，替陈子衿，替我们这些读者。在我想

来，正是写小说这件令他放不下、羞于启齿的事，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这部作品难能可贵的平静，同时，也极大程度地赋予了一个罹患重疾的青年矜重的气质，从而有力地支撑住了他的精神，乃至他的肉体。

在“这件事”上，青年陈子衿已经站稳了一个“写小说者”的脚跟，那就是：放不下，却又羞于启齿。我可能把“这件事”的意义说小了，它岂仅仅是“写小说”那么轻浮，它其实是一个卑微的人必定会有的合格的立场。放不下，于是对生命顽强地眷恋；而羞于启齿，正是生命赋予的、令我们终生震惊不已的那份确凿写照，宛如生命的底色与秘密。在这个巨大的底色之上，我们终将亲历所有肉体的兴衰，亲历所有精神的起伏，并且，终将惊诧于天地之不仁，终将，怀着巨大的羞怯去源源不断地感激；在这个巨大的秘密之下，如果你获得了平静，你便获得了尊严，获得了全胜的可能，并且，你还终将获得光荣的朴素。

青年陈子衿的朴素，不仅仅关乎他的家世，在我看来，他朴素的根源，依然事关“羞于启齿”，事关那天赋一般的巨大的羞怯本性。

踏上公交车，她给了我两块钱，自己又偷偷地将一块钱的纸币折很多次，浑水摸鱼地扔进投币口。我说过她几次，她笑笑，下一次却还是只拿一块，我就不再管她了。

他这是在描述自己母亲乘公交车时的情形。这个细节令我震

动的程度，不亚于他对于那些医疗过程的自然主义记录。

我们走出医院，坐上了“回家”的公交车。

我说：“你投两块吧。”

她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投了两块钱。

我挺高兴的，虽然知道下次她还是只会投一块，可我还是高兴。

读到此处，我竟泪水汹涌。似乎于此之间，我和青年陈子衿共同面对了生命实相中的阳光与阴影，共同战栗，共同“挺高兴的”。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瞬间里，犹豫了一下的母亲，以一块钱的差额，补足了我们对于善美的盼望，矫正了我们对于尘世的误解，它令一位具体的母亲，成为了全部的“母亲”，也令庞然的病魔与尘埃一般琐碎的忽恶忽善浑然为生命的辽阔事实，在这个事实面前，善小与恶小，不为与为之，都成为了人性惊心动魄的试炼，都堪称瑰丽。正是对于这些细节的忠实记录，羞怯而自尊的青年陈子衿，以他的朴素，击退了傲慢的癌细胞，克服了浑水摸鱼的试探，在最小的局部却又是最大的生命局面里，赢得了人的尊严。

一个命悬一线的青年，在和母亲前往医院的路上，恳求母亲不要失却人之体面……

一块钱，两块钱，就是这么微不足道，就是如此“及物”。

“及物”重要吗？如果你读过太多泡沫一般的空洞文字，你就会明白“及物”何其重要。这不仅仅事关非虚构写作的伦理，于今，它甚至还事关我们的世界观与我们的方法论。至少，他以疾病不可撼动的存在，使得“真实”成为了无从遮蔽、无从美化和粉饰的事实，使得那个更为广大和本质的“青春”与“中国”得以部分地还原。

青年陈子衿没有书写那个人云亦云着的青春，但他结实地置身于大学生之中，汇入周遭呼号的病友、身边仓皇的亲人之内。

令我难以决断的是，这一切，难道真的只能有赖于一场重疾的降临？

淋巴癌四期。多么陌生，却真切如铁。

2017年1月23日，青年陈子衿想：我想我们暂时都死不了了，即便未来有再多波折，也会拼了命地向有光的地方挤过去，苟且偷生，似乎也挺好。他既盼望“拼了命地向有光的地方挤过去”，又理解了“苟且偷生”的本意。

七个月后，他在豆瓣阅读所开的专栏下面有人如是留言：

如期阅读。

赞赞赞，每周都期待更新。

写得好棒，每期都看，真心希望你早日康复。

看到你的文字让我想到爸爸，和你一样的病，上个月进舱移植感染，现在仍在ICU生命垂危……唉。

喜欢！向你学习！

.....

2017年1月23日，我在干什么？翻看微信动态，那一天没有记录。我记不得生命中太多的日子了。这也没什么好说的，毕竟，太多的日子似乎也没有被我们铭记的价值。你瞧，即便那个确诊自己患了癌症的日子，青年陈子衿都记不得了，他老实地交代：

究竟是4月的几号，我忘了。我应该记得的，可是我忘了。

应该记得的，我忘了。这是生命的诚实，亦是生命的哀伤。可是你看，此刻，当我面对一个具体的日子迫不及待地检索自己的手机记录，生命那阔大的事实便开始复苏，显露它全部的所指与能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代中国最富思想者气质的作家张承志，在文章中写下了这样的名句：他们在跳舞，我们在上坟。现在，面对青年陈子衿的这些文字，恍惚中亦有句子在我脑子里盘旋：他们在赞赞赞，我们在抗癌。

这让我我惊诧于世界的整全与神圣。

谢谢青年陈子衿，在他哀而不伤的记录里，让我茫然地想起，是谁在替我们数算着日子。



自序
我过得很好，
每天都吃得很饱



2017年的春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开始动笔写一部长篇纪实散文。书名是老早便在医院取好了的，只等着治疗结束，一切尘埃落定。

那时候我一边做着化疗，一边想着等我出院后，要将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一切全部记录下来。或许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念想，为期一年的治疗过程里我的情绪才相对平稳，跟随医生的脚步，不紧不慢地跨越过一整个四季。

我算是半个文学爱好者，平日里的兴趣爱好贫瘠得很，不爱出门，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多半都在追剧或看书。二十刚出

头、热爱文学的年轻人，几乎都有一个看似遥不可及却热忱的梦想——出版一本印着自己名字的书。而我在医院里的那一段经历，让我似乎隐约地知道，写下它，我的生活会有些许的不同。

这是写下《二十一岁以及我的余生》的初衷，功利得很。

写完第一章之后，我几乎是习惯性地将它投给了学生时代爱看的杂志，尽管那个时候我其实已经好几年不看那种类型的杂志了。它的投稿邮箱，排在“最近联系人”的最上方。很快我收到了意料之中的退稿信，但那打击不到我。我已经习惯了，我还年轻，写不好是正常的。

与此同时，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笃定地认为，这或许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市面上有关“癌症”的记录并不多，也许我可以因此而被读者注意到，将它作为一个桥梁，借此让大家开始关注我后续的写作。在我心里，这显然是走了捷径，走捷径让人脸红，就像学生时代开后门进“快班”一样，但……我又不是没开过。

写了几章，手头有了一定的存稿之后，我便将这部作品发表在了豆瓣阅读，起初也是反响平平，愿意点开看的人也寥寥无几。我每天为点击量焦灼，心里隐约在抗拒一个事实——如果连写特殊题材都无人问津的话，那写作显然是将我拒之门外了。为了增加一些阅读量，我开始试图从其他渠道做努力。

我是个脸皮很薄的人，在有陌生人的场合几乎不会出声，和半生不熟的人擦肩而过会不自觉地低下头去，在网上也很少发言。可那段时间，我开始不厌其烦地在每一条微博热搜的热门评

论下宣传自己的专栏，一条一条地复制粘贴……

熟悉网络语境的人，当然知道这样的行为很容易招致他人的厌烦，有不少网友质疑我此举的目的性，可我还是不愿停下来，觉得这是最后的机会了，每次点开微博都变得诚惶诚恐，可心里清楚得很，这是自己的选择，无论面对怎样的非议都必须接受。

那段时间里，我一边写作，一边上微博抢热评，持续了一阵子之后，越来越多的读者知道了我，我的专栏出现在了“热门专栏连载”里，没过多久，便上升到了第一名……

被讨论对我来讲是件很煎熬的事，但要是没有之前那些“旁门左道”的努力，这部专栏估计也没有成书的可能。



写作对我而言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记得刚上大学那会儿，我从高中里每天十三节课的忙碌中抽身，时间充裕，觉得自己大展拳脚的时机终于到了，于是一有时间便拿出电脑写点什么。室友过来趴我身后，我便迅速地遮住——当然不是觉得写作是什么丢脸的事，只是在琐碎而真实的日常生活里，毫不起眼的普通学生尝试去写作，很容易被周围的人贴上“不务正业”“好高骛远”的标签，我没自信自己能在周遭的调侃中坚持自我，于是干脆闭口不谈。

慢慢地，那种觉得灵感迸发想要急冲冲地跑回宿舍的时刻逐

渐减少，打开Word文档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一开始，我很不安，后来我将它理解为一种热情消退之后的常态。我说服自己大家都会面临这样的处境之后，觉得身处其间也理所当然，于是写得越来越少，直到病检报告出来，被确诊“淋巴瘤”。

开始写作《二十一岁以及我的余生》，是在治疗告一段落之后。至于治疗期间为何从未提笔，明明当下的情绪最为贴合才对——可能是觉得很多事情得等到它全然沉落下来，回头才能看清全貌，贸然下笔令人胆怯。

最初一直不知该如何下笔，直到有一天我半夜起床喝水，突然走到电脑前写下了一句：“我确诊癌症的那一天，是2016年的四月。究竟是四月的几号，我忘了。我应该记得的，可是我忘了。”写完这个开头，我又睡了过去，第二天起床后，流畅地写出了第一个“两千字”。就这样，我每天两千字两千字地写着，想着总会有自然而然地完结的那一天。

出版一本属于自己的书，对我而言太重要了，也许那之后我的生活依旧一成不变，但那也没关系，至少我实现了某个阶段的梦想。



我在写作这件事，知道的人很少，除了几个同样热爱阅读的朋友之外，这基本上是我的一个秘密。我甚少向人提起，也不敢

在八字没一撇时堂而皇之地谈论梦想。我大学有位同学，歌唱得不错，有次上课老师问：“你的梦想是什么？”他站起来掷地有声地说：“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歌手。”一时间，教室里掌声雷动。我不知道那些掌声是对他前路漫漫的鼓励，还是有什么别的深意，但他确实挺勇敢的，不管日后能不能成为歌手。

我就不一样了，对于梦想，我总是藏着掖着。

在《二十一岁以及我的余生》这部作品里，我平铺直叙地写下了过去一年治疗期间的心路历程，而我的家人作为最直接的旁观者，被重点描摹了下来。我将对他们的好恶以自己的视角记录着，狭隘又自大，有所侧重也有所隐瞒。整个创作过程中，我常常会疑惑，觉得有朝一日他们要是看到我的书写，会怒不可遏。他们恪守“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而我的记录很有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家庭战争。

他们不一定就是我所刻画的模样，我的记录的确可能造成误解。人性总是有无限种可能，而当他们站在某一件具体的事面前做出自己的选择时，很难仅仅以“好人”和“坏人”去界定。

写作这部作品时我无所畏惧，并试图去放大其中的戏剧张力，我希望它能表达自我，同时又能被人们喜欢和接受。可越是临近出版，我心中却越是胆怯。我无法向身边的人解释，为什么会将他们书写得面目可憎，即便他们在那一刻的确面目可憎。可他们不总是那样的。他们可能会质问：为什么不多写我们好的一面，我们对你好的那一面，你都不记得？

记得啊，但不想那样写。

我说不清楚为什么，可写下那些争吵、猜忌、剑拔弩张的时刻后，我觉得很舒服，像是终于吐出了卡在喉咙里的那枚枣核，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自由。我扮演一个百依百顺的角色太久了，久到一个小小的坚持都让我觉得惊心动魄。

后来有部分人陆续知道了，我也不想辩解什么。无论是创作小说还是非虚构，我都需要从真实的日常生活里汲取营养。创作意图或是人物动机，那都是隐藏在作品里需要读者自行去发现的东西，作品之外，作者说得越少越好。即便被曲解，那也是读者所看到的真实。

再过不久，这本书就要上市了，我一面忐忑，一面又觉得很幸福。生活依旧在继续，我过得也还不错，每天都吃得很饱。读到喜欢的书，吃到好吃的食物，抬头看到高远的天空时，会由衷地感叹：

活着真好。

目 录

001	序 是谁在替我们数算着日子
007	自序 我过得很好，每天都吃得很饱
001	第一章 四月里
019	第二章 初次化疗
031	第三章 我们家
045	第四章 那些萍水相逢的“其他人”
063	第五章 公之于众
075	第六章 总有人心甘情愿地从少女成为妇人
091	第七章 嗲嗲阿姨

105	第八章 最初和最后的梦想
121	第九章 旧掉的朋友和夏天
137	第十章 家人呐!
153	第十一章 采干
171	第十二章 移植舱里的日子(上)
189	第十三章 移植舱里的日子(下)
205	第十四章 我们还是先好好活着吧
223	第十五章 崭新的春节
237	第十六章 大佬“文身”
255	第十七章 新生后
271	尾声 喝惯了白开水,才发现它其实比饮料甜